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三言二拍

三言言盡短篇最高成就
二拍盡覽古代小說精華

卷二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

李志敏 主编

三言二拍

冯梦龙等著 卷二

(缩节版)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警 世 通 言

三言二拍

目 录

录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2)

第二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5)

第三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10)

第四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 (14)

第五卷

李滴仙醉草吓蛮书 (18)

第六卷

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23)

第七卷

范鳅儿双镜重圆 (26)

第八卷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29)

第九卷

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33)

第十卷

老门生三世报恩 (37)

第十一卷

计押番金鳊产祸 (41)

第十二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45)

第十三卷

乐小舍拚生冤偶 (51)

第十四卷

玉堂春落难逢夫 (55)

第十五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67)

第十六卷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70)

第十七卷

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79)

第十八卷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83)

第十九卷

王娇鸾百年长恨 (88)

第二十卷

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94)

醒世恒言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100)

第二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 (105)

· 小 ·

第三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 (109)

第四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 (121)

第五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127)

第六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132)

第七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139)

第八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146)

第九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 (151)

第十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 (153)

第十一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160)

第十二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166)

第十三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170)

第十四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179)

第十五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189)

第十六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197)

第十七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203)

· 说 ·

第十八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208)

喻世明言

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19)

第二卷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29)

第三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237)

第四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239)

第五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 (243)

第六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 (247)

第七卷

单符郎全州佳偶····· (250)

第八卷

杨八老越国奇逢····· (253)

第九卷

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258)

第十卷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263)

第十一卷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271)

第十二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276)

· 小 ·

第十三卷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278)

第十四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282)

第十五卷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286)

第十六卷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291)

第十七卷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295)

第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为神 (298)

第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303)

第二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311)

初刻拍案惊奇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322)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329)

卷之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336)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340)

卷之五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345)

· 说 · ----- 五 -----

卷之六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352)

卷之七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席缘 (357)

卷之八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361)

卷九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366)

卷十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 (373)

卷十一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378)

卷十二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382)

卷十三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387)

卷十四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391)

卷十五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401)

卷十六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407)

卷十七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412)

卷十八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稍 (421)

卷十九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426)

卷二十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431)

• 卅 •

卷二十一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437)

卷二十二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441)

卷二十三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447)

卷二十四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453)

卷二十五

通闺困坚心灯火 闹帘圈捷报旗铃…………… (457)

卷二十六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465)

卷二十七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475)

卷二十八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480)

卷二十九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485)

卷三十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492)

卷三十一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498)

卷三十二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503)

卷三十三

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506)

卷三十四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511)

卷三十五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516)

二刻拍案惊奇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523)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528)

卷之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536)

卷之四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 (543)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 (552)

卷之六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559)

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 (565)

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 (571)

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俏梅香认合玉蟾蜍 (577)

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585)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随 焦文姬生仇死报 (591)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598)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602)

· 小 ·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608)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椽居郎署····· (616)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623)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628)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 (638)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 (644)

卷二十

贾廉访鹰行府牒 商功父阴摄江巡····· (649)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655)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 (663)

卷二十三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谭前因后果····· (670)

卷二十四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675)

卷二十五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681)

卷二十六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686)

卷二十七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 (691)

卷二十八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695)

· 说 ·

卷二十九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700)

卷三十

杨拙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 (704)

卷三十一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 (708)

卷三十二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715)

卷三十三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720)

卷三十四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725)

卷三十五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730)

第十四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人间夫妇愿白首，男长女大无疾疾。男娶妻兮女嫁夫，频见森孙会行走。若还此愿遂心怀，百年瞑目黄泉台。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妇情离乖。晚妇狠毒胜蛇蝎，枕边谗语无休歇。自己生儿似宝珍，他人子女遭磨灭。饭不饭兮茶不茶，蓬头垢面徒伤嗟。君不见大舜历山终夜泣，闵骞十月衣芦花。

这篇言语，大抵说人家继母心肠狠毒，将亲生子女胜过一颗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宝，何等珍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单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粪土不如。若年纪在十五六岁，还不十分受苦。纵然磨灭，渐渐长大，日子有数。惟有十岁内外的小儿女，最为可怜。然虽如此，其间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贵之家，幼时自有乳母养娘伏侍，到五六岁便送入学中读书。况且亲族蕃盛，手下婢仆，耳目众多，尚怕被人谈论，还要存个体面。不致有饥寒打骂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独吞家业，索性倒弄个斩草除根的手段，有诗为证：

焚庵捐阶事可伤，中生遭谤伯奇殃。

后妻偏处从来有，几个男儿肯直肠。

第二等，乃中户人家，虽则体面还有，料道幼时未必有乳母养娘伏侍，诸色尽要在继母手内出放。那饥寒打骂就不能够免了。若父亲是个硬挣的，定然卫护儿女，与老婆反面厮闹，不许他凌虐。也有惧怕丈夫利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杀越上的泼悍婆娘，动辄便拖刀弄剑，不是刎颈上吊，定是奔井投河，惯把死来吓老公，常有弄假成真，连家业都完在他身上。俗语道得好，逆子顽妻，无药可治。遇着这般泼妇，难道终日厮闹不成？少不得闹过几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诈瞎装聋，含糊忍痛。也有将来过继与人，也有送去为僧学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养。这还是有些血气的所为。又有那一种横肚肠，烂心肝，忍心害理，无情义的汉子，前妻在生时，何等恩爱，把儿女也何等怜惜。到得死后，娶了晚妻，或奉承他妆奁丰厚，或贪恋颜色美丽，或中年娶了少妇，因这几般上，弄得神魂颠倒，意乱心迷，将前妻昔日恩义，撇向东洋大海。儿女也渐渐做了眼中之钉，肉内之刺。到得打骂，莫说护卫劝解，反要加上一顿，取他的欢心。常有后生儿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无妻室，公论上说，不去时，胡乱娶个与他。后母还千方百计做下魔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魔魅不灵，便打儿子，骂媳妇，撵撵老公告忤逆，赶逐出去。那男女之间，女儿更觉苦楚。孩子家打过了，或向学中攻书，或与邻家孩子们顽耍，还可以消遣。做了女儿时，终日不离房户，与那夜叉婆挤做一块，不住脚把他使唤，还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骂自不必说。及至够了，却又嫌好道歉，也原脱白不过。生下儿女，恰像写着包揽文书的，日夜替他怀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愿，使性儿难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惊吓出来的。就是身上有个蚊虫疤儿，一定也说是故意放来钉的。更有一节苦处，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气，少不得向冰孔中洗浣污秽衣服，还要憎嫌洗得不洁净，加一场咒骂。熬到十五六岁，渐渐成人。那时打骂，就把污话来肮脏了，不骂要趁汉，定说想老公。可怜女子家无处伸诉，只好向背后吞声饮泣！倘或听见，又道装这许多妖势。多少女子当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寻了一条死路。有诗为证：

不正夫纲怕婆婆，怕婆无奈后妻何！

任他打骂亲生女，暗地心疼不敢诨。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担之家，此等人家儿女，纵是生母在时，只好苟免饥寒，料道没甚丰衣足食。巴到十来岁，也就要指望教去学做生意，趁三文五文帮贴柴火。若又遇着个凶恶继母，岂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吃的，定然有一顿没一顿，担饥忍饿。就要口热汤，也须请问个主意，不敢擅专。身上穿的，不是前拖一块，定是后破一片。受冻捱寒，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个冷字。那几根头发，整年也难得与梳子相会，胡乱挽个角儿，还不时得披头盖脸。两只脚久常赤看，从不曾见鞋袜面。若得了双草鞋，就胜如穿着粉底皂靴。专任的是劈柴烧火，担水提浆。稍不如意，软的是拳头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咒骂乃口头言语，只当与他消闲。到得将就挑得担子，便限着每日要赚若干钱钞。若还缺了一文，少不得敲个半死。倘肯撙节老公，卖与人家为奴，这就算他一点阴鹭。所以小户人家儿女，经着后母，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有诗为证：

小家儿女受艰辛，后母加添妄怒嗔。

打骂饥寒浑不免，人前一样唤娘亲。

说话的，为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后母的许多短处？只因在下今日要说一个继母谋害前妻儿女，后来天理昭彰，反受了国法，与天下的后母做个榜样，故先略道其概。这段话文若说出来时：

直教铁汉也心酸，总是石人亦泪洒！

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里？就在今朝正德年间，北京顺天府旗手卫，有个荫籍百户李雄。他虽是武弁出身，却从幼聪明好学，深知典籍。及至年长，身材魁伟，膂力过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官。因随太监张永征陕西安化王有功，升锦衣卫千户。娶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爱。生下三女一男：儿子名曰承祖，长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原来是先花后果的。倒是玉英居长，次即承祖。不想何氏自产月英之后，便染了个虚怯症候，不上半年，呜呼哀哉！可怜：

留得旧时残锦绣，每因肠断动悲伤。

那时玉英刚刚六岁，承祖五岁，桃英三岁，月英只有五六个月。虽有养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鸡失了鸡母，七慌八乱，啼啼哭哭。李雄见儿女这般苦楚，心下烦恼，只是终日住在家中窝伴。他本是个官身，顾着家里，便担阁了公事。到得干办了公事，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真个公私不能两尽。捱了几个月，思想终不是长法，要娶个继室，遂央媒寻亲。那媒婆是走千家、踏万户的，得了这句言语，到处一兜，那些人家闻得李雄年纪止有三十来岁，又是锦衣卫千户，一进门就称奶奶，谁个不肯。三日之间，就请了若干庚帖送来，任凭李雄选择。俗语有云：姻缘本是前生定，不许今人作主张。李雄千择万选，却拣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儿，年方一十六岁，父母双亡，哥嫂作主。那哥哥叫做焦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李雄一时没眼色，成了这头亲事。少不得行礼纳聘，不则一日，娶得回家，花烛成亲。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颜色，女工针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肠有些狠毒，见了四个小儿女，便生嫉妒之念。又见丈夫十分爱惜，又不时叮嘱好生抚育，越发不怀好意。他想到：“若没有这一窝子贼男女，那官职产业好歹是我生子女来承受。如今遗下许多短命贼种，纵挣得泼天家计，少不得被他们先拔头筹。设使久后，也只有今日这些家业，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几何，可不白白与他辛苦一世？须是哄熟了丈夫，然后用言语唆冷他父子，磨灭死两三个，止存个把，就易处了！”你道天下有怎样好笑的事！自己方才十五六岁，还未知命短命长，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几十年后之事，起这等残忍念头，要害前妻儿女，可胜叹哉！

有诗为证：

娶妻原为生儿女，见成儿女反为仇。

不是妇人心最毒，还因男子没长筹。

自此之后，焦氏将着丈夫百般殷勤趋奉。况兼正在妙龄，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席之间，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欢万喜，百顺百依。只有一件不肯听他。你道是那件？但说到儿女面上，便道：“可怜他没娘之子，年幼娇痴，倘有不到之处，须将好言训诲，莫要深责！”焦氏撙唆了几次，见不肯听，忍耐不住。一日趁老公不在家，寻起李承祖事过，揪来打骂。不道那孩子头皮寡薄，他的手儿又老辣，一顿乱打，那头上却如醉到馒头，登时肿起几个大疙瘩。可怜打得那孩子无个地孔可钻，号淘痛哭！养娘、奶子解劝不住。那玉英年纪虽小，生性聪慧，看见兄弟无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辈，心中苦楚，泪珠乱落。在旁看不过，向前道：“告母亲，兄弟年幼无知，望乞饶恕则个！”焦氏喝道：“小贱人！谁要你多言？难道我打不得的么？你的打也只在头上滴溜溜转了，却与别人讨饶？”玉英闻得这话，愈加哀楚。正打之间，李雄已回，那孩子抱住父亲，放声号恸。李雄见打得这般光景，暴躁如雷，翻天作地，闹将起来。那婆娘索性抓破脸皮，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让。早有人报知焦裕，特来劝慰。李雄告诉道：“娶令妹来，专为要照管这几个儿女，岂是没人打骂，娶来凌贱不成！况又几番嘱咐，可怜无母娇幼。你即是亲母一般，凡事将就些，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样！”焦裕假意埋怨了妹子几句，陪个不是，道：“舍妹一来年纪小，不知世故；二来也因从幼养娇了性子，在家任意惯了。妹丈不消气得！”又道：“省得在此不喜欢，待我接回去住几日，劝谕他下次不可如此！”道罢，作别而去。

少顷，雇乘轿子，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那婆娘一进门，就埋怨焦裕道：“哥哥，奴总有甚不好处，也该看爹娘分上，访个好对头匹配才是，怎么胡乱肮脏送在这样的人家，误我的终身？”焦裕笑道：“论起嫁这锦衣卫千户，也不算肮脏了。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识，怎么抱怨别人？”焦氏道：“那见得我没有见识？”焦裕道：“妹夫既将儿女爱惜，就顺着他性儿，一般着些疼热。”焦氏嚷道：“又不是亲生的，教我着疼热，还要算计哩！”焦裕笑道：“正因这上，说你没见识。自古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心下越不喜欢这男女，越该加意爱护。”焦氏道：“我恨不得顷刻除了这几个冤孽，方才干净，为何反要他将儿爱护？”焦裕道：“大抵小儿女，料没甚大过失。况婢仆都是他旧人，与你恩义尚疏。稍加责罚，此辈就到家主面前轻事重报，说你怎地凌虐。妹夫必然着意防范，何由除得？他存了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还要疑你有甚缘故，可不是无丝有线！你若将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抚养大了，不怕不孝顺你！”焦氏把头三四摇道：“这是断然不成！”焦裕道：“毕竟容不得，须依我说话。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婢仆们施些小惠，结为心腹，暗地察访。内中倘有无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赶逐出去。如此过了一年两载，妹夫信得你真了，婢仆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爱。那时觑个机会，先除却这孩子，料不疑虑到你。那几个丫头，等待年长，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只说有私情勾当。妹夫是有官职的，怕人耻笑，自然逼其自尽。是恁样阴险阳劝做去，岂不省了目下受气？又见得你是好人。”焦氏听了这片言语，不胜喜欢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错埋怨你了。今番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紧要处，再来与哥哥商量。”不题焦裕兄妹计议。

且说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反添上一顶愁帽儿，想道：“指望娶他来看顾儿女，却到增了一个魔头！后边日子正长，教这小男女怎生得过？”左思右算，想出一个道理。你道是什么道理？原来收拾起一间书室，请下个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书堂读书，每日茶饭俱着人送进去吃，直至晚方才放学。教他远了晚娘，躲这打骂。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无妨。常言：夫妻是打骂不开的。过了数日，只得差人去接焦氏。焦裕备些礼物，送将回来。焦氏知得请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这番归来，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将笑撮在脸上，调引这几个小男女，亲亲热热，胜如亲生。莫说打骂，便是气儿也不再呵一口。待婢仆们也十分宽恕，还常赏赐小东西。但凡下人，肚肠极是窄狭，得了须微之利，便极口称功诵德，欢声溢耳。李雄初时甚觉奇异，只道惧怕他闹吵，当面假意殷勤，背后未必如此。几遍暗地打听，冷眼偷瞧，更不见有甚别样做作。过了年余，愈加珍爱，李雄万分喜悦，想道：“不知大舅怎生样劝喻，便能改过从善。如此可见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转念耳！”从此放下这片肚肠，夫妻恩爱愈笃。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儿子，谁知做亲二年，尚没身孕。心中着急，往各处寺观庵堂，烧香许愿。那菩萨果是有些灵验，烧了香，许过愿，真个就身怀六甲。得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儿子，乳名亚奴。你道为何叫这般名字？原来民间有个俗套，恐怕小儿家养不大，常把贱物为名，取其易长的意思。因此每有牛儿、狗儿之名。那焦氏也恐难养，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唤做亚奴，以为比奴仆尚次一等，即如牛儿、狗儿之意。李雄只道焦氏真心爱惜儿女，今番生下亚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满月，遍请亲友吃庆喜筵宴，不在话下。

常言说得好：只愁不养，不愁不长。眨眼间，不觉亚奴又已周岁。那时玉英已是十龄，长得婉丽飘逸，如画图中人物。且又赋性聪慧，读书过目成诵，善能吟诗作赋。其他描花刺绣，不教自会。兄弟李承祖，虽然也是个聪明孩子，到底赶不上姐姐。曾咏绿萼梅，诗曰：

并是调羹种，偏裁碧玉枝。
不夸红有艳，兼笑白无奇。
蕊绽莺忘啄，花香蝶未窥。
陇头羌笛奏，芳草总堪疑。

因有了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欢。连桃英、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又尝对焦氏说道：“玉英女儿，有如此美才，后日不舍得嫁他出去。访一个有才学的秀士人赘家来，待他夫妇唱和，可不好么？”焦氏口虽赞美，心下越增妒忌，正要设计下手！

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陕西反贼杨九儿据皋兰山作乱。累败官军，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挥赵忠充总兵官，统领兵马前去征讨。赵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特荐为前部先锋。你想军情之事，火一般紧急，可能勾少缓？半月之间，择日出师。李雄收拾行装器械，带领家丁起程。临行时又叮嘱焦氏，好生看管儿女。焦氏答道：“这事不消吩咐！但愿你阵面上神灵护佑，马到成功，博个封妻荫子。”夫妻父子正在分别，外边报：“赵爷传令教场相会！”李雄洒泪出衙，急急上马，直至教场中演武厅上，与诸将参谒已毕。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劳，三军齐向北阙谢恩，口称万岁三声。赵爷吩咐李雄带领前部军马先行。李雄领了将令，放起三个轰天大炮，众军一声呐喊，遍地锣鸣，离了教场，望陕西而进。军容整肃，器仗鲜明。一路上逢山开径，遇水叠桥，不则一日，已至陕西地面，安营下寨，等大军到来，一齐进发。与贼兵连战数阵，互相胜负。到七月十四，贼兵挑战。赵爷令李雄出阵。那李雄统领部下精兵，奋勇杀人。贼兵抵挡不住，大败而走。李雄乘胜追逐数里，不想贼人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外面救兵又被截断。李雄部下虽然精勇，终是众寡不敌。鏖战到晚，一军尽没。可怜李雄盖世英雄，到此一场春梦！正是：

正气千寻横宇宙，孤魂万里占清寒。

赵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题。

却说焦氏方要下手，恰好遇着丈夫出征，可不天凑其便。李雄去了数日，一乘轿子，抬到焦裕家里，与他商议。焦裕道：“据我主意，再缓几时。”焦氏道：“却是为何？”焦裕道：“妹夫不在家，死了定生疑惑。如今还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个好入。那时出其不意，弄个手脚，必无疑虑，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裕说话，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胜几分。终日盼望李雄得胜回朝。谁知已到八月初旬，陕西报到京中，说七月十四日与贼交锋，前部千户李雄特勇深入，先胜后败，全军尽没。焦裕是专在各衙门打干的，早已知得这消息，吃了一惊，如飞报于妹子。焦氏闻说丈夫战死，放声号恸。那玉英姊妹尤为可怜，一个哭得死而复苏。焦氏与焦裕商议，就把先生打发出门，合家挂孝，招魂设祭，摆设灵座。亲友尽来吊唁。那时焦氏将脸皮翻转，动辄便是打骂。又过了月余，焦氏向焦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无别虑，动了手罢！”焦裕道：“我有个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乡外郡，又怨你不着。”焦氏忙问有何妙策。焦裕道：“妹夫阵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接两月，等到严寒天气，差一个心腹家人，同承租去陕西寻觅妹夫骸骨。他是个孩子家，那曾经途路风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设或熬得到彼处，叮嘱家人搬了他，暗地自回。那时身畔没了盘缠，进退无门，不是冻死，定然饿死。这几个丫头，饶他性命，卖与人为妻作婢，还值好些银子，岂非一举两得！”焦氏连称有理。

耐至腊月初旬，焦氏唤过李承祖说道：“你父亲半世辛勤，不幸丧于沙场，无葬身之地。虽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闻得舅舅说，近日赵总兵连胜数阵，敌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宁静。我欲亲往陕西寻觅你父亲骸骨归葬，少尽夫妻之情。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妇，出头露面，必被外人谈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倘能寻得回来，也见你为子的一点孝心。行装都已准备下了，明早便可登程。”承祖闻言，双泪流道：“母亲言之有理！孩儿明早便行。”玉英料道不是好意，大吃一惊，乃道：“告母亲：爹爹暴弃沙场，理合兄弟前去寻觅。但他年纪幼小，道途跋涉，未曾经惯。万一有些山高水低，可不枉送一死？何不再差一人，与苗全同去，总是一般的。”焦氏大怒道：“你这逆种！当初你父存日，将你姐妹如珍宝一般爱惜。如今死了，便忘恩背义，连骸骨也不要了！你读了许多书，难道不晓得昔日木兰代父征西，缒素上书代刑？这两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有此孝顺之心。你不能够学他恁般志气，也去寻觅父亲骸骨，反来阻当兄弟莫去！况且承租还是个男儿，一路又有人服事，须不比木兰女上阵征战，出生入死。那见得有什么山高水低，枉送了性命！要你这样不孝女何用！”一顿乱嚷，把玉英羞得满面通红，哭告道：“孩儿岂不念爹爹生身大恩，要寻访尸骸归葬？止因兄弟年纪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儿情愿代兄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边去游山玩景快活，只怕我心里还不肯哩！”当晚玉英姊妹挤在一处言别，呜呜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骸骨暴弃在外，就死也说不得。待我去寻觅回来，也教母亲放心，不必你忧虑。”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们洒泪而别。焦氏又道：“你若寻不着父亲骸骨，也不必来见我。”李承祖哭道：“孩儿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无颜再见母亲。”苗全扶他上了生口，役出京师。你道那苗全是谁？乃是焦氏带来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已暗领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

主仆二人离了京师，望陕西进发。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朔风如箭，地上积雪有三四尺高。往来牲口，恰如在棉花堆里行走。那李承祖不上十岁的孩子，况且从幼娇养，何曾受这般苦楚！在牲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颤，常常望着雪窝里滚将下来。在路晓行夜宿，约走了十数日。李承祖渐渐饮食减少，生起病来，对苗全道：“我身子觉得不好，且将息两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盘缠有限，忙忙赶到那边，只怕转去还用度不来。路上若再担阁两日，越发弄不来了。且勉强捱到省下，那时将养几日罢！”李承祖又问：“到省下还有几多路？”苗全笑道：“早哩！极快还要二十个日子。”李承祖无可奈何，只得熬着病体，含泪而行。有诗为证：

可怜童稚离家乡，匹马迢迢去路长！

遥望沙场何处是？乱云衰草带斜阳。

又行了两日。李承祖看看病体重，牲口甚难坐。苗全又不肯暂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来到一个地方，名唤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动了，快些寻个宿店歇罢！”苗全闻言，暗想道：“看他这个模样，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客店中住下，便难脱身。不如搬在此间，回家去罢！”乃道：“小官人，客店离此尚远。你既行走不动，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后来背你去何如？”李承祖道：“这也说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门首阶沿上坐下。苗全拽开脚步，走向前去，问个小路抄转，买些饭食吃了，雇个牲口，原从旧路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李承祖坐在阶沿上，等了一回，不见苗全转来。自觉身子存坐不安，倒身卧下，一觉睡去。那个人家却是孤孀老妪，住得一间屋儿，坐在门口纺纱。初时见一汉子扶个小厮坐于门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只桶儿要去打水，恰好拦门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来！让我们打水。”李承祖从梦中惊醒，只道苗全来了，睁眼看时，乃是那屋里的老妪。便挣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话说？”那老妪听得语

言不是本地上人物，问道：“你是何处来的，却睡在此间？”李承祖道：“我是京中来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动，借坐片时。等家人来到，即便去了。”老姬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说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后来背我去。”老姬道：“哎哟！我见你那家人去时，还是上午。如今天将晚了，难道还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银两，撇下你逃走去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曾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闻了此言，急回头仰天观望，果然日已西。吃了一惊，暗想道：“一定这狗才料我病势渐凶，懒得伏侍，逃走了。如今教我进退两难，怎生得好！”禁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啼哭。有几个邻家俱走来观看。

那老姬见他哭得苦楚，亦觉孤恻，倒放下水桶，问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样人？有甚紧事，恁般寒天冷月，随个家人行走？还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带泪说道：“不瞒老婆婆说，我父亲是锦衣卫千户，因随赵总兵往陕西征讨反贼，不幸父亲阵亡。母亲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战场上寻觅骸骨归葬。不料途中患病，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个他乡之鬼了！”说罢，又哭。众人闻言，各各嗟叹。那老姬道：“可怜！可怜！原来是好人家的子息，些些年纪，有如此孝心，难得！难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翠涎起来，到我铺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还来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谢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搅。”那老姬道：“说那里话！谁人没有患难之处。”遂向前扶他进屋里去。邻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门槛，看时，侧边便是个火炕，那铺儿就在炕上。老姬支持他睡下，急急去汲水烧汤，与承祖吃。到半夜间，老姬摸他身上，犹如一块火炭。至天明看时，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姬央人去请医诊脉，取出钱钞，赎药与他吃，早晚伏侍。那些邻家听见李承祖病凶，在背后笑那老姬着甚要紧，讨这样烦恼！老姬听见，只做不知，毫无倦怠。这也是李承祖未该命绝，得遇恁般好人。有诗为证：

家中母子犹成怨，路次闲人反着疼！

美恶性生天壤异，反教陌路笑亲情。

李承祖这场大病，捱过残年，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在铺上看着那老姬谢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挣扎回去，定当厚报大德。”那老姬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过见你路途孤苦，故此相留，有何恩德，却说厚报二字！”光阴迅速，倏忽又三月已尽，四月将交。那时李承祖病体全愈，身子硬挣，遂要别了老姬，去寻父亲骸骨，那老姬道：“小官人，你病体新痊，只怕还不可劳动。二来前去不知尚有几多路程，你孤身独自，又无盘缠，如何去得。不如住在这里，待我访问近边有人京的，托他与你带信到家，教个的当亲人来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婆婆过念。只是家里也没有甚亲人可来。二则在此久扰，于心不安。三则恁般温和时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几时，天道炎热，又是一节苦楚。我的病症，觉得全妥，料也无妨。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个大道，自然有人往来。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寻着了父亲骸骨，再来相会。”那老姬道：“你纵到彼寻着骸骨，又无银两装载回去，也是枉然。”李承祖道：“那边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怜我父为国身亡，设法装送回家，也未可知。”那老姬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寻凑几钱银子相赠。两下凄凄惨惨，不忍分别，到像个嫡亲祖母。临别时，那老姬含着眼泪嘱道：“小官人转来，是必再看看老身，莫要竟自过去！”李承祖喉间哽咽，答应不出，点头涕泣而去。走两步，又回过头来观看。那老姬在门首，也直至望不见了，方才哭进屋里。这些邻家没一个不笑他是个痴婆子：“一个远方流落的小厮，白白里赔钱赔钞，服侍得才好，急松松就去了。有甚好处，还这般哭泣！不知他眼泪是何处来的？”遂把这事做笑话传说。看官，你想那老姬乃是贫穷寡妇，倒有些义气。一个从不识面的患病小厮，收留回去，看顾好了，临行又赏赠银两，依依不舍。像这班邻里，都是须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义，及见他人做了好事，反又颠唇簸嘴。可见人面相同，人心各别。闲话休题。

且说李承祖又无脚力，又不认得路径，顺着大道，一路问讯，捱向前去。觉道劳倦，随分庵堂寺院，市镇乡村，即便借宿。又亏着那老姬这几钱银子，将就半饥半饱，度到临洮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后，道路荒凉，人民稀少。承祖问了向日争战之处，直至皋兰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亲一番。怎奈身边止存得数十文铜钱，只得单买了一陌纸钱，讨个火种，向战场一路跑来。远远望去，只见一片旷野，并无个人影来往，心中先有五分惧怯。便立住脚，不敢进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万苦，方到此间，若是害怕，怎能够寻得爹爹骸骨？须索拼命前去！”大着胆飞奔到战场中，举目看时，果然好凄惨！但见：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荆棘交缠，一望黄沙无际。骷髅暴露，远胜昔日英雄，白骨抛残，可惜当年壮士！阴风习习，惟闻鬼哭神号；寒露蒙蒙，但见狐奔兔走。猿啼夜月肠应断，雁唳秋云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种，焚化纸钱，望空哭拜一回。起来仔细寻觅，团团走遍，但见白骨交加，并没一个全尸。原来赵总兵杀退贼兵，看见尸横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战场上设祭阵亡将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没有全尸遗存。李承祖寻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乱草之中，歇息片时，忽然想起：“征战之际，遇着便杀，即为战场，料非只此一处。正不知爹爹当日丧于那个地方？我却专在此寻觅，岂不是个傻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谨慎！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坏，骸骨纵在目前，也难厮认。若寻认不出，可不空受这番劳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祷告道：“爹爹阴灵不远，孩儿李承祖千里寻访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